名賢氏族言行類稿

二四

詳校官典籍臣潘奕雋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卷五十四

宋　章定　撰

司馬 千百二十二

姓纂重黎之後唐虞夏商代掌天地周宣王時裔孫程伯休父為司馬克平徐方錫以官族為司馬氏在趙者曰凱以傳劒論知名蒯聵其後也在秦者司馬錯孫蘄孫昌生無澤生喜生談太史公生遷漢中書

令

史記司馬耕字子牛孔安國曰宋人孔子弟子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既學慕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　客於臨邛　家徒四壁立　琴挑文君滌器長安　著子虛賦　奉使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　奏大人賦天子大説飄飄有凌雲氣遊天地之間意　奏封禪書　為游獵賦因以風諫賦奏天子大説

司馬遷字子長父談為太史公遷南游江淮上會稽探
禹穴窺九嶷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　為
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鐀之書罔羅天下放失舊聞
為太史公書序略　有良史之才　文直事核謂之
實録

日者傳司馬季主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

後漢司馬均字少賓信誠行乎鄉里鄉人有爭輒令祝
少賓不直者終無敢言

魏志司馬芝字子華歷甘陵沛陽太守所在有績入為河南尹抑彊扶弱私請不行　在公卿間直道而行子岐為廷尉

司馬朗字伯達十二試經為童子郎為堂陽長治務寛惠不行鞭杖而民不犯禁

晉司馬彪字紹統不交人事愽覽羣籍為秘書丞　作續漢書

南史司馬褧字元表少傳家業手不釋卷　仕梁除尚

書祠部郎時創定禮樂建議多施行

儒林司馬筠字貞素博通經術尤明三禮梁初為既陽令有清績入拜尚書祠部郎

文學司馬憲字景思侍詔東觀為學士口辯有才地使魏見稱於北見丘巨源傳

孝義司馬暠字文昇幼聰警有至性丁內艱孺慕過禮及丁父憂廬守墓側有兩鳩棲宿廬所馴狎異常

恩倖司馬申字季和陳時為秣陵令以清能見紀有白

崔集於縣庭

北史司馬休之字季豫

司馬楚之字德秀少有英氣能折節待士仕魏為朔州

刺史在邊二十餘年以清儉著聞

司馬裔字遵胤周文帝時領河内郡守安集流人歷信

潼二州刺史　清約不事生產俸禄散之親戚

唐司馬承禎字子微事潘師正傳辟穀道引術無不通

師正異之卒謚貞一先生

宋朝司馬池字和中陝州夏縣人也少好學推家財數十萬與其諸父嘗奏名禮部將入試殿廷一日心動不能寐曰吾母素多疾能無恙否及至內門徘徊不能入蓋母亡為友人所匿也因語其友而友止告以聞有疾池遂號慟而歸後舉進士曹利用薦為羣牧判官辭不就朝廷固授之其後利用貶其黨畏罪多從而毀之獨池在朝明利用之枉除開封府推官為中貴人所沮方出知耀州為利州路轉運使知鳳

翔府召知諫院表懇免仁宗曰人皆嗜進池獨嗜
退何也更三司副使以天章閣待制知河中府改同
州徙杭州江鈞張從革時為兩浙轉運使惡池招搖
其事條奏之降知虢州池未謫聞吏有盜官銀稱為
鈞償私費而從革之婣犯稅陰遣人私請或謂可以
此報池獨不較人以為長者徙晉州卒子光
司馬光字君實父池光為兒童時凜然如成人七歲聞
講左氏春秋大愛之退為家人講即了其大義自是

手不釋卷至不知饑渴寒暑初以父位為將作監主簿舉進士甲科僉書武成軍判官改大理評事為國子直講龐籍為樞密副使薦召試除館閣校理同知太常禮院中官麥允言死特給鹵簿光言孔子不以名器假人繁纓以朝猶且不可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不可假以名器令給以鹵簿其為繁纓不亦大乎龐籍為鄆州徙并州皆辟光通判州事遷同知諫院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仍知諫院除龍圖閣

直學士改右諫議大夫神宗即位擢翰林學士光以不能四六辭神宗曰如兩漢制詔可也光趣出神宗遣内臣趣光入謝遂為御史中丞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登州有不成婚婦謀殺其夫傷而不死者吏疑其獄詔光與王安石議安石以謀與殺為二事光言謀殺猶故殺也皆一事不可分若謀為所因與殺為二則故與殺亦可為二邪自文彦博以下皆附光議然卒用安石言至今天下非之王安石始

為政剏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建為青苗助役水利均輸之政置提舉官四十餘員行其法於天下謂之新法光上疏逆陳其利害以為法如是是使百姓無有豐凶長無休息之期貧者歸盡富者亦貧臣恐十年之後富者無幾矣其後卒如光言神宗問朝廷每更一事舉朝詾詾何也光曰青苗出息平民為之尚能使蠶食下戶至饑寒流離況縣官法度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強也光曰愚民知

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强富者亦不强也臣聞作法於凉其獘猶貪作法於貪獘將若之何神宗一日問光青苗法曰此周禮泉府之職周公之法也光曰陛下容臣不識忌諱臣乃敢冒死言之昔劉歆用此法以佐王莽至使農商失業涕泣於市卒以亡天下安足為聖朝法也且王莽以錢貸民使為本業計其所得之利什取其一此於今日歲取四分之息猶為輕也韓琦上疏論青苗之害神

宗感悟欲罷其法安石稱疾求去會拜光樞密副
使上章力辭至六七日曰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
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
多矣不然終不敢受命神宗遣人謂光樞密兵事
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為辭光言臣未受命則猶
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青苗卒不罷
光亦卒不受命則以書喻安石三往反開諭苦至猶
幸安石之至而改也且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

之士於公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意謂呂惠卿對賓客輙指言之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勢傾利移何所不至其後六年而惠卿叛安石上書告其罪苟可以覆王氏者靡不為也神宗猶欲用光光不可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頃之上疏曰臣之不才最出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

仲勇決不如范鎮此數人者覩安石所為抗章對策
極言其害而鎮因乞致仕臣聞居其位者必憂其事
食其祿者必任其患苟或不然是為盜竊臣雖無知
嘗受教於君子不忍以身為盜竊之行今陛下唯安
石之言是信安石以為賢則賢以為愚則愚以為
是則是以為非則非諂附安石者謂之忠良攻難安
石者謂之讒慝臣之才識固安石之所愚臣之議論
固安石之所非今日所言陛下亦安石之所謂讒

慝者也若臣罪與范鎮同則已依鎮例致仕若罪重於鎮或竄或誅唯陛下裁處移知許州不赴遂乞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以歸自是絶口不論事凡居洛十五年再任留司御史臺四任提舉崇福宫拜資政殿學士神宗崩光赴闕臨衛士見光入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民遮道呼曰公毋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光懼會放辭謝遂徑歸洛　除知陳州且過闕入見使者勞問相望於道

至則拜門下侍郎光力辭詔曰先帝新棄天下天子幼沖此何時而君辭位邪光乃不敢辭是時民日夜引領以觀新政而進說者以為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光慨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　山陵畢遷正議大夫光自以未嘗受顧命不敢當不許元祐元年光始得

疾拜左僕射疾稍間將起視事詔免朝覲許以肩輿三日一入都堂或門下尚書省先不敢當日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肩輿至内東門子康扶入對小殿且曰毋拜光惶恐入對延和殿數月復病薨於位贈太師温國公謚文正光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自少及老語未嘗妄其好學如饑之嗜食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於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歷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節為冠婚喪

祭法適古今之宜自始立朝至於為相自以遭遇
聖明言聽計從欲以身狥天下躬親庶務不捨晝
夜賓客見其體羸曰諸葛孔明二十罰以上皆親之
以此致疾公不可以不戒光曰死生有命也為之益
力病革諄諄不復自覺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
也既沒其家得遺奏八紙上之皆手札論當世要
務百姓聞其喪罷市而往弔粥衣而致奠巷哭而過
車蓋以萬千數而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之衆置一

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求之京師時畫工有致
富者紹聖初章惇擅政用周秩為監察御史秩小人
也方光覺時秩為博士議光謚為文正及是乃謂光
改更弊法為盡廢先帝政事於是追贈謚及仆所賜
神道碑再貶清海軍節度副使又追貶朱崖軍司户
參軍元符三年復太子太保蔡京為相復追降左光
禄大夫尋除名入黨籍大觀中復太子太保靖康元
年贈太師復賜謚配享哲宗廟廷　初光患歷代史

繁重學者不能徧讀請於上遂約戰國至秦二世如
左氏體為通志以進英宗命光續其書置局祕閣
以其所素賢者劉攽劉恕范祖禹為屬凡十九年而
成神宗尤重其書以為賢於荀悅親為製叙賜名
資治通鑑詔邇英讀其書云子康
康字公休幼端謹不妄言笑事父母至孝凜然有光之
風以明經擢第為富平簿光修資治通鑑奏為檢閱
文字除祕書省正字遷校書郎以父喪免服除召為

著作佐郎兼侍講康上疏曰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自古禍亂之興皆由饑饉為國必有九年之蓄乃可備水旱除右正言以親嫌不就上疏歴陳前世治少而亂多祖宗艱業之艱難積累之勤勞以勸上及時嚮學守天下大器曰德曰才曰識三者皆由於學又勸太皇太后每於禁中訓導其言切至又言孟子為書最醇正陳王道尤明白所宜觀覽尋講孟子遷左司諫以疾除直集賢院提點崇福宫方病

召醫李積於兖州積時年七十除老於家於是鄉民
聞之告積曰百姓受司馬相公恩深今其子病願速
往来告者日夕不絶積未至而康卒
司馬朴字文季丞相光兄旦之孫也少喪母育於外祖
范純仁紹聖初黨議起父宏坐尚書論辯得罪純仁
亦坐救黨人責永州目疾失明客至必令朴導以見
時方七歲進揖應對如成人客皆驚歎以純仁遺恩
補官宏死朴年十七徒跣護柩還人稱其孝調晉寧

軍士曹參軍通判不法轉運使王似諷朴伺其過朴
不可曰守貳為長官使下吏得陷之不唯亂常人且
不食吾餘矣死不敢奉教似賢而薦之靖康初黨禁
解同判西京國子監名為虞部員外郎遷右司金人
再次汴京郊以朴使金營金斡里雅布問其家世朴以
大父丞相告喜曰大賢之後也甚加禮乃吐腹心諭
以亟割地講和以間尼瑪哈朴兩往返以其情話執政
促其議而任事疑不決朴爭甚苦已而城遂陷欽宗

思其言亟召對以為兵部侍郎朴請復使金帳及兩宮北狩又貽書金人請存立趙氏金人憚之挾以北去其後金欲用之朴不可竟握節而死朝廷知其忠特贈兵部尚書

夏侯千百二十二

姓纂夏禹之後至東樓公封為杞侯至簡公為楚惠王所滅弟佗奔魯悼公以佗夏後授爵為侯因氏焉後去魯之沛分沛立譙為郡人

前漢夏侯嬰沛人也號滕公封汝陰侯常為太僕

夏侯始昌魯人通五經以齊詩尚書教授　明於陰陽先言栢梁臺災日至期日果災　子勝

夏侯勝字長公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説災異為學精熟徵為博士光禄大夫為人質朴守正簡易無威儀　又為諫議大夫給事中遷太子太傅　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取青紫如俯拾地芥學經不明不如歸耕勝從父子建字長卿自師

事勝又從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具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為學疏畧難以應敵建卒自專門名經為博士至少傅

魏志夏侯惇字元讓累遷大將軍七子二孫爵皆關內侯

夏侯淵字妙才累遷拜征西將軍　從曹操數戰勝虎步關右所向無前

晉夏侯湛字孝若幼有盛才文章宏富拔蔚春華時標

麗藻　湛與潘岳友善京都謂之連璧　舉賢良中第拜郎中　為野王令以卹隱為急而緩於公調政清務閑優游多暇居邑累年朝野多歎其屈除中書侍郎　湛弟淳字孝沖　子承字文子

南史夏侯詳字叔業仕宋為新汲令政有異績刺史班下境內為屬城表　仕梁遷湘州刺史善吏事為百姓所稱　位至左僕射　子亶字世龍仕梁累遷吳興太守有惠政吏人圖其像立碑頌美後為豫州刺

史輕刑薄賦務農省役人戶充復凡歷六郡三州祿
賜所得隨散親故有妓妾數十人並無被服安容每
有客常隔簾以奏之時謂簾為夏侯妓衣　弟夔字
季龍為豫州刺史兄亶先經此任並有恩惠百姓歌
曰我之有州頻得夏侯前兄後弟布政優優　愛
好人士不以貴仕自高文武賓客常滿座
北史夏侯道遷歷華瀛二州刺史為政清嚴善禁盜賊
唐夏侯端壽州人高祖與相友邃數術密語高祖曰玉

牀揺帝坐不安晉得歳真人將興安天下之亂者其
在公乎帝入京師擢為河南招慰使

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卷五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名賢氏族言行類藁卷五十五

宋　章定　撰

宇文千百二十四

姓纂本出遼東南單于之後裔有晉迴因獵得玉璽以為天授鮮畀謂天為宇因號宇文或云以遠系炎帝有嘗草之功北俗呼草為俟汾音轉為宇文

北史宇文福世為擁部大人祖活撥入魏為第一客少

驍果有膂力後為瀛州刺史性忠清在公嚴毅以信
御人甚得聲譽　子延字慶壽位散騎侍郎
宇文忠之釋褐太學博士除中書侍郎裴伯茂與同省
以忠之色黑呼為黑字
宇文貴字永貴少受學嘗輟書歎曰男兒當提劒汗馬
以取公侯何能為博士　善騎射有將帥才　後仕
魏為大將軍　子忻字仲樂十二能左右馳射驍捷
若飛其後位大將軍舉無遺算策無全陣　弟愷字

安樂自少有器局博覽書記後拜萊州刺史甚有能
名
宇文弢字公輔慷慨有大節博學多通仕隋為尚書左
丞當官正色為百寮所憚　出為并州長史
宇文述字伯通仕隋拜右衛大將軍　善於供奉俛仰
折旋宿衛咸取則焉
宇文蚪字樂仁驍悍有膽畧拜驃騎大將軍每經行陣
必身先士卒故上下同心戰無不剋

唐宇文士及字仁人述之子京兆人太宗即位擢右衛
將軍延入閤語或至夜分
宇文融京兆人明辨長吏治時天下戶版刓隱人多去
本
歐陽千百二十六
姓纂越王句踐之後支孫封烏程歐陽亭因氏焉
前漢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事伏生受尚書子世傳至
曾孫高為博士高孫地餘亦為博士論石渠由是尚

書世有歐陽氏學
後漢歐陽歙字王思自歐陽生至歙八世皆為博士拜
安南太守推用賢俊故稱異績在郡教授數百人
晉歐陽建字堅石才藻美贍擅名北州語曰渤海赫赫
歐陽堅石
南史歐陽頠字靖世為郡豪族以言行著於嶺表博通
經史本有匡濟才授武州刺史遷廣州刺史合門顯
貴威振南土　子紇字奉聖襲父爵在州十餘年威

惠著於百越

唐歐陽詢字信本潭州人博貫經史初倣王羲之書後險勁過之尺牘所傳人以為法高麗求之

歐陽通詢之子蚤孤母徐氏教以父書懼其墮嘗遺錢使市父遺跡通乃刻意臨倣以求售數年書亞於詢父子齊名號大小歐陽體　晩自矜重以狸毛為筆覆以兔毫管皆象犀非是未嘗書

歐陽詹字行周泉州人其先為本州州佐縣令閩越地

肥行有山泉雖能通文書吏事不肯北宦及常袞為觀察使始擇鄉秀民能文辭者與為賓主鈞禮里人矜耀故相勸仕舉進士與韓愈等聯第時稱龍虎榜閩人第進士自詹始　與愈友善

宋朝歐陽修字永叔吉州廬陵人也四歲而孤母鄭氏守節自誓親教修讀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比成人舉進士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第一遂中甲科補西京留守推官始從尹洙遊為古文議論當世迭

相師友與梅堯臣遊為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景祐初召試為館閣校勘時范仲淹知開封府每進見輒論時政得失宰相吕夷簡惡之斥守饒州諫官髙若訥詆誚仲淹以為當黜修以書深責若訥謂其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若訥以聞謫夷陵令徙乾徳復為武成軍節度判官仲淹帥陜西辟修掌書記修曰吾論范公豈以為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辭不就時仁宗更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韓琦分列

二府增諫官皆天下名士召修知諫院未幾修起居注修每勸上延見大臣訪以政事仁宗再出手詔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以筆札使具疏於前皆皇恐退而上時所宜先者十數事於是有詔勸農桑興學校革磨勘任子等弊中外悚然而小人不便相與騰口謗之修常為仁宗分別邪正勸行其言改右正言知制誥仍知諫院故事知制誥必試仁宗知修之文有旨不試與近世楊億陳堯

佐及修三人而已嘗因奏事論及人物仁宗曰修
如歐陽修何處得來初范仲淹之貶饒州也修與尹
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目之黨人自是朋黨之論
起修乃為朋黨論以進以為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
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臣謂小人無朋唯君子
則有之蓋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
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
先或利盡而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

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修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君子有朋友也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遷給事中為羣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修在翰林凡八年知無不言所言多聽神宗即位遷尚書左丞修性剛直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及在二府士大夫有所申請輒面

諭可否雖臺諫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　除宣徽南
院使判太原府修力辭乃易蔡州大略以久疾昏耗
不任重寄復曰時多喜新奇而臣思守拙衆方興功
利而臣欲循常以譏切王安石遂聽以舊官知蔡州
修在亳已六請致仕比至蔡逾年復請乃以觀文殿
學士太子少師致仕修昔守潁樂其風土因卜居焉
及歸而居室未備處之怡然不以為意修之在滁也
自號醉翁作亭瑯琊山次醉翁名之晚年又自號六

一居士曰吾集古録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碁
一局而嘗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為六一自為傳刻石
居頴一年而卒謚文忠修於六經長於易詩春秋其所發
明多古人所未見嘗奉詔撰唐本紀表志又自撰五代史
記二書本紀法嚴而詞約多取春秋遺意其表傳志與
遷固相上下修篤於朋友不以貴賤生死易意尹洙孫
復石介梅堯臣既沒皆經理其家或言之朝廷官其子
弟蘇洵以布衣隱居於蜀修得其書獻諸朝當時文士

一有所長必極口稱道唯恐人不知也嘉祐間朝廷進人之路稍狹修建言以館閣育材材既難得其人又難知則當博採而多蓄之兾一得其間則傑然出為名臣矣餘亦不失為佳士也遂詔韓琦曽公亮趙槩及修各舉五人一時得士為多修嘗稱故相王曽之言曰恩欲歸已怨使誰當且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此古人之所歎也唯不思而得既得而不患失之者其庶幾乎修以論政不合固求去位年未及即告老天

下高之四子發奕棐辯
棐字叔弼以父蔭為秘書省正字修嘗書以教棐曰藏
精於晦則明養神以静則安晦所以蓄用静所以應
物善蓄者則不竭善應者則無窮雖學則可至然性
近者得之易也及長舉進士修在位及告老棐不肯
言仕修卒始仕章惇入相棐以秘閣校理知襄州又
知潞州坐元祐黨奪校理元符三年還朝為吏部郎
中遷右司郎中請外以直秘閣知蔡州復係元祐黨

鐫直秘閣罷居潁州卒　修以道德文章為三朝所知天下學士大夫皆師尊之而棐亦能以文學世其家

令狐　千百二十七

姓纂周文王子畢公高之後有畢萬仕晉孫魏犨武子生顆別封令狐因氏焉

北史令狐整字延保為西土冠冕曾祖嗣祖詔安咸為良二千石父虯早以名德著仕郢州刺史　整沉深有識量學藝騎射並為河右所推　魏東陽王元榮

辟為主簿嘗曰延保西州令望方成重器豈州郡之職所可縶維但一日千里必基武步後除豐州刺史

子熙字長熈熈性嚴重有雅量所交結必一時名士博覽羣書尤明二禮仕隋拜滄州刺史風教大洽稱為良二千石為汴州刺史考績為天下之最賜三百疋

唐令狐德棻宜州人武德初遷祕書丞　時大亂後經籍亡散祕書湮缺德棻始請帝求天下遺書置吏補

録不數年圖典畧備詔撰定史書修撰之原自德棻發之高宗詔問王霸孰先德棻曰王任德霸任刑云云帝曰今何為要對曰唯薄賦歛省征役為要又問禹湯桀紂所以興亡對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桀紂罪人其亡也忽帝悦

令狐峘天寳末及進士第博學有口辨楊綰修國史薦為起居舍人撰玄宗實録屬起居注亡散峘裒掇詔策備一朝之遺

令狐彰字伯陽京兆人從安禄山署左衛郎將彰欲以節自顯悉籍士馬州縣獻欵肅宗大悦　入朝拜滑亳魏博節度使始滑當寇衝城邑墟榛彰躬訓吏下檢軍力農無敢犯者歲時貢賦如期　時吐蕃盜邊召防秋兵彰遣士三千齎糧所過無秋毫犯餽遺讓不受時韙其能　李吉甫奏彰忠義奮發不忍棄其嗣　子通終左衛大將軍

令狐楚字慤士德棻之裔也貢進士京兆尹將薦為第

一時許正倫輕薄士有名長安間能作蜚語楚嫌其
爭讓而下之鄭儋領太原高其行由掌書記至判官
德宗喜文每閱太原奏必能辨楚所為數稱之儋死
軍將亂取楚使草遺奏諸將圜視楚色不變秉筆輒
就以徧示士皆感泣一軍乃安由是名益重　擢職
方員外郎知制誥其為文於牋奏制令尤善每一篇
成人皆傳諷　裴度出太原皇甫鎛薦為中書侍郎
同平章事敬宗立遷宣武節度使　楚外嚴重不可

犯而中寬厚待士有禮為政善撫御治有績人人得所宜　疾甚是夕有大星霣寢上其光燭廷坐與家人訣乃終

令狐綯字子直楚之子舉進士向敏中言於宣宗以為宰相器即召知制誥入翰林為學士夜召與論人間疾苦帝出金鏡書曰太宗所著也卿為我舉其要綯摘語曰至治未嘗任不肖至亂未嘗任賢帝曰三復乃已綯再拜陛下必欲興王業捨此孰先詩曰惟其

有之是以似之　為翰林承旨夜對禁中燭盡帝以
乘輿金蓮華炬送還院吏望以為天子來及綯至皆驚同
平章事輔政十年
令狐滈綯之子及第遷右拾遺當時謂之白衣宰相
獨孤千百二十八
姓纂其先本姓劉氏當後漢北蕃有右賢王劉去
卑之先尚漢公主因從母姓劉氏後魏在北有四十
六部有伏留屯為部落大人居於雲中

北史獨孤永業字世基天保初除中書舍人

獨孤信美容儀善騎射軍中號為獨孤郎　仕魏除隴右大都督秦州刺史在州事無壅滯示以禮教勸以耕桑流人願附者數萬家周文以其信著遐邇故賜名為信嘗馳馬入城其帽微側詰旦而吏人有戴帽者咸慕信而側帽焉　子羅字羅仁拜武衛大將軍

獨孤楷字修則在隋拜益州摠管甚有政績蜀中父老至今稱之　弟盛剛烈有膽畧遷右屯衛將軍

唐獨孤及字至之河南人為兒時讀孝經父試之曰兒志何語對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天寶末以道舉高第代宗以左拾遺召既至上疏陳政曰云云歷濠舒二州刺史以治課最加司封郎中徙常州甘露降其廷

獨孤郁字古風及之子擢進士第最為權德輿所稱以女妻之舉制科高等進右輔闕　吐突承璀討王承宗郁執不可挺議鯁固號稱職　擢翰林學士憲宗

歎德輿乃有佳壻詔宰相高選世族故杜悰尚岐陽

公主然帝猶謂不如德輿之得郁也

南宫 千百二十九

姓纂文王四友南宫适之後周有南宫極南宫嚚宋

有南宫牛南宫長萬魯桓公後孟僖子生閲號南宫

敬叔生路生會生虔南宫氏見代本

史記南宫括字子容魯人　三復白圭之玷

端木 千百三十

史記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孔子弟子利口巧辭孔子常

黜其辯

巫馬千百三十一

史記巫馬施字子期魯人孔子弟子

澹臺千百三十二

史記澹臺滅明字子羽武城人孔子弟子狀貌甚惡孔

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漆雕千百三十三

史記漆雕徒父漆雕開漆雕哆並孔子弟子

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卷五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卷五十六

宋 章定 撰

諸葛千百三十四

姓纂本葛氏夏殷侯國葛伯之後英賢傳云舊居琅邪諸縣後徙陽都先有葛時人謂之諸葛氏因以為氏馬風俗通云葛嬰為陳涉將軍有功非罪而誅漢文追封其孫為諸縣侯因以為氏世本云有熊氏之

後為詹葛氏齊人語訛以詹葛為諸葛

前漢諸葛豐字少季琅邪人以明經為郡文學特立剛毅擢司隷校尉刺舉無所避京師為之語曰間何闊逢諸葛上嘉其節加秩光禄大夫

魏志諸葛誕字公休

蜀志諸葛亮字孔明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　徐庶曰為卧龍　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　不求聞達先主三顧於草廬之中率軍攻祁山關中響震

以木牛流馬運糧 屯田渭濱 天下奇才 推演兵法作八陣圖 星隕營中俄而亮卒 治戎為長奇謀為短器能政理管蕭之亞

諸葛喬字伯松

諸葛瞻字思遠屢遷至尚書僕射 蜀人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百姓皆傳相告曰葛侯之所為也

吳志諸葛瑾字子瑜事繼母恭謹為人有容貌思度於

時服其宏雅　以徳度規檢見器當世　子恪名盛當世瑾常嫌之謂非保家之子恪字元遜少有才名孫權見而奇之曰藍田生玉真不虚也

晉諸葛侯字道明轉臨沂令為政平和王導嘗曰明府當為黒頭公為會稽太守政績第一

諸葛長民有文武幹用　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

南史文學諸葛勗為國子生作雲中賦又作東治徒賦

隱逸諸葛璩字幼玫安貧守道悅禮敦詩如其簡退可
揚清厲俗舉秀才不就
北史諸葛頴煬帝時為著作郎帝嘗賜詩有曰參翰長
洲苑侍講肅成門名理窮研覈英華恣討論

申

申屠 千百三十五

姓纂周幽王申后兄申侯之後支子居安定屠原因
以為氏一說申徒狄夏賢人後葉音轉改為申屠氏
或云申徒楚官號

史記申屠嘉梁人以材官蹶張遷為隊率　孝文時遷
御史大夫至為丞相封故安侯為人廉直門不受私
謁
申屠蟠字子龍郡召為主簿不行隱居精學博貫五經
不為燥濕輕重不為窮達易節司馬温公稱申屠
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已
淳于　千百三十六
風俗通春秋小國也一號州公元和初避上嫌名改

為于氏

史記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淄人也姓淳于名意少而喜醫方術受師於元里公乘陽慶為人治病決死生多驗文帝時當刑意有五女少女緹縈隨父上書上悲其意乃除肉刑

淳于髡齊之贅婿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辨　此鳥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楚王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兵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曰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祝

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　威王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髠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髠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若親有嚴客奉觴上壽不過二斗若朋友交游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飲可五六斗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

眙不禁徐廣曰眙吐䵒反直視貌此可飲八斗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

前漢侯章孝成時士人則淳于長

後漢淳于恭字孟孫善說老子清靜不慕榮名舉動周旋必由禮度客隱琅琊美其素行除為議郎引見極

日訪以政事所薦名賢無不徵用進對陳政皆本道德及卒賜穀千斛刻石表閭

晉藝術淳于智字叔平能易筮

魏志淳于瑗為袁紹將

南史淳于量字思明有幹畧便弓馬為車騎將軍

北史淳于誕字靈遠歸魏陳伐蜀計宣武嘉納之

鮮于千百三十七

姓纂子姓殷後周武王封箕子於朝鮮支子仲食采

於于子孫因以鮮于為氏
南史孝義鮮于文宗七歲喪父以種芋時亡明年此時
對芋嗚咽如此終身
北史鮮于世榮漁陽人立忠節
宋朝鮮于侁字子駿閬州人也性任重力學舉進士第
慶歷中天下旱詔中外言事侁上書論災異之興言
甚剴切稍遷秘書丞知綿州英宗初為皇嗣侁上
疏請選經術士以為羽翼神宗初詔求直言侁為

蔡河撥發應詔言十六事皆人君　謹始者神宗謂滕
甫曰其文類王陶可嘉也遂用為利州路轉運判官
初建助役法詔諸路監司各定所役緡錢轉運使李
瑜定四十萬侁曰利路民貧二十萬足矣與瑜議不
合各具利害以聞神宗是侁議因以為諸路率即罷
瑜以侁為轉運使利州守周永懿貪虐不法前使者
不敢問侁舉按其罪編管衡州又為京東轉運使所
代吳居厚以掊斂虐下侁繼之務行寛大司馬光嘗

謂蘇軾曰子駿福星也京東人困甚且令子駿救之
然安得百子駿布之天下乎元祐初召為太常少卿
拜右諫議大夫請外除集賢殿修撰知陳州卒　侁
長於楚詞嘗作九誦蘇軾見之謂其近古屈原宋玉
友其人於冥漠續微學之將墜者　東坡先生云自
朝廷更法以來奉法之吏尤難其人刻急則傷民寛
厚則廢法二者其理難通而山陝地瘠民貧役重其
推行為尤難子駿世家南隆親族故人散處所部以

親則害法以法則傷恩二者其勢難全是三難者萃於子駿而子駿為之九年其聲藹然聞之四方上不害法下不傷民中不廢親自講議措置至於立法定制皆成於其手吏民舉欣欣焉而子駿亦自治園圃亭榭賦詩飲酒雍容有餘如異時為監司者君子以是知其賢

太史千百三十八

姓纂齊太史之後

吳志太史慈字子義少好學仕郡奏曹史　後於神亭
戰敗爲孫策所執策曰子義青州名士以信義爲先
常與參論諸軍事　子亨字元復
南史儒林太史叔明少善莊老兼通孝經論語禮記尤
精三玄每講説聽者常五百人
第五　千百三十九
姓纂出自齊諸田之後田氏漢初徙園陵者多故以
次第爲氏

後漢第五倫字伯魚其先齊諸田之後　舉孝廉拜會稽太守受俸裁留一月糧餘皆賤貿與民之貧羸者禁民屠牛祭神　或問倫有私乎曰昔有與千里馬者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吾兄子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子有疾雖不省視竟夕不眠豈可謂無私乎

第五訪字仲謀補新都令政平化行三年之間隣縣歸之戶口十倍　遷張掖太守歲饑迺開倉賑給吏懼

譴爭上言訪曰太守樂以一身救百姓遂出穀賦人

璽書嘉之

第五種字興先倫曾孫少厲志義為吏冠名州郡以司徒掾使異州廉察災害舉奏刺史二千石刑免甚衆棄官奔走者數十人以奉使稱職拜高密侯相盜賊憚之桴鼓不鳴流民歸者歲中至數千家　後坐徙朔方臧旻上書言其在鄉曲無苞苴之嫌步朝堂無擇言之闕故論者說清高以種為上序直士以種為

首

唐第五琦字禹圭京兆人肅宗駐彭原琦奏事謁見即陳今之急在兵兵彊弱在賦賦所出以江淮為淵若假臣一職請悉東南寶貨飛餉函洛唯陛下命帝悅拜監察御史勾當江淮租庸使兼諸道鹽鐵鑄錢使鹽鐵名使自琦始當軍興隨事趣辦人不益賦而用以饒遷戶部侍郎判度支進同平章事郭子儀表為糧料使

尉遲 千百四十

姓纂與後魏同起號尉遲館如中華之諸侯國孝文改爲尉遲氏

北史尉遲迥字薄居後爲都督益潼等州明賞罰布恩威人吏懷而歸之比及徵入朝蜀人立碑頌德 弟綱字婆羅從周文征伐常陪侍幃幄出入卧内 子運少彊濟志在立功周宣帝在東宮武帝選忠諒鯁正者以匡弼之以運爲右宮正

唐尉遲敬德名恭以字行朔州善陽人武德二年與尋相舉地降引為右府統軍從擊王世充會尋相叛諸軍疑敬德囚之王釋之引見臥內曰大丈夫以氣相許小嫌不足置胸中因賜之金　從討劉黑闥賊以奇兵襲李勣敬德率壯士馳入賊　隱太子嘗以書招之贈金皿一車固辭太子怒而止敬德以聞王曰公之心如山岳然雖積金至斗豈能移之　其戰善避　每單騎入賊羣刺之不能傷

屈突千百四一

姓纂本居玄朔後徙昌黎孝文改為屈氏至西魏又復本姓

唐屈突通其先蓋昌黎人其後家於長安仕隋為虎賁郎將文帝命覆隴西牧簿得隱馬二萬疋帝怒欲殺監牧官吏千五百人通進頓首曰臣願身就戮以挺衆死帝悟乃免　涖官勁正有犯法者雖親無所回縱其弟蓋為長安令亦以方嚴顯時語曰寧食三斗

丈不逢屈突盖寧食三斗葱不逢屈突通高祖起義

代王遣通守河東戰久不下或勸之降曰吾蒙國厚

恩事二主安可逃難每自摩其頭曰要當為國家受

一刀其訓勉士卒必流涕後從討王世充通口與心

誓以死許國帝太息曰烈士狥節吾今見之　二子

壽銓

司空千百四二

姓纂禹為堯司空支孫氏焉帝堯後有隰叔孫士蔿為

為晉司空亦因氏
唐司空圖字表聖河中人咸通末擢進士王凝辟置幕
府名為殿中侍御史盧攜屬於盧渥曰司空御史高
士也渥表為僚佐景福中拜諫議大夫不赴圖本居
中條山王官谷有仙人田遂隱不出作亭觀素室悉
圖唐興節士文人名亭曰休休作以見志自目為耐
辱居士
公西千百四三

史記魯郡公西赤字子華公西蒧字子上公西輿如並

孔子弟子

公冶千百四四

史記公冶長字子長齊人孔子弟子

公儀千百四五

史記循吏公儀休魯博士以高第為魯相　不受客之

遺魚　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

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售其

貨乎

公儀仲子魯人見禮記

公羊千百四六

魯有公羊高子夏弟子著春秋傳

穀梁千百四七

魯穀梁赤治春秋傳子夏門人也尸子云穀梁俶字元

始魯人亦傳春秋十五篇

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卷五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卷五十七

宋 章定 撰

皇甫 千百四八

姓纂子姓宋戴公之子充石字皇父子孫以王父字為氏漢興改父為甫後漢定安都尉皇甫攜生稜始居安定稜子彪有八子號八祖皇甫氏為姓

後漢皇甫規字威明舉賢良後為中郎將討諸羌諸羌

慕其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　黨事起天下名賢多見染逮規雖為名將素譽不高自以西州豪傑耻不得預乃自上言云云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時人以規為賢

皇甫嵩字義真討黄巾大破之拜左車騎將軍　奏請冀州一年租贍饑民百姓歌曰天下大亂兮市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賴得皇甫兮復安居　累拜太尉

晉皇甫謐字士安博綜典籍百家之言自號玄晏先生
時人謂之書淫竟不仕　子方回少有文才南土人
士咸崇敬之
皇甫重字倫叔沉果有才用為秦州刺史
載記皇甫真字楚季弱冠高才慕容皝時遷平州別駕
守遼東營丘二郡皆有善政
北史皇甫和字長諧深沉有雅量尤明禮儀為濟陰太
守子聿道以幹局知名位廣平令　和弟亮字君翼

為尚書殿中郎攝儀曹屬有勑下司各列勤惰亮三日不上省文宣詰其故亮曰一日雨一日醉一日病酒文宣以其恕實優容之附裴佗傳

皇甫璠字景瑜仕周為隨州刺史政有簡惠百姓安之小心奉法恒以清白自處當時稱為善人　子誕字玄慮仕隋遷治書侍御史朝臣無不肅憚

皇甫遐字永賢事母以孝聞母喪廬墓負土為墳有詔旌異之

唐皇甫無逸字仁儉仕隋歷淯陽太守治為天下最
王世充簒位棄母妻斬關自歸追騎及無逸顧曰吾
有死終不能同爾為逆解金帶投之地曰以與爾無
相困由是獲免　高祖以無逸本隋勳舊尊遇之拜
御史大夫時蜀新定吏多横恣民不聊生詔無逸持
節巡撫既至黜貪暴用廉善蜀人以安　徙益州大
都督長史所至輒閉閤不通賓客嘗按部宿民家燈
炷盡主人將續無逸抽刀斷帶為炷其廉介如此過

自畏慎每上表疏讀數十乃遣
皇甫鎛涇州人改戶部侍郎憲宗伐蔡急於用度鎛裒
會嚴亟以辦濟師蔡平之明年遂同平章事
皇甫湜字持正睦州人擢進士第裴度辟為判官度修
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湜怒曰近捨湜而遠取
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請斗酒飲酣援筆立就度
贈以車馬繒綵甚厚湜大怒曰自吾為顧況集序未
甞許人今碑字三千三縑何遇我薄耶度笑曰不羈

之才也從而又酬之

宋朝皇甫煥字堯文湖之長興人父子莅官所至皆有可紀慶元間將漕廣東嘗捐俸錢七千緡置圭田以給廣之與計偕者廉介之操士夫以無逸比之填埏其二子也

東方 千百四九

風俗通伏羲氏之後帝出乎震位主東方子孫因以為氏焉

前漢東方朔字曼倩平原人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
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
信若尾生　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
車　善射覆　伏日割肉歸遺細君　拜太中大夫
給事中　對化民有道　上書自訟獨不得大官
諷誦詩書百家之言自以智能海内無雙　官不過
侍郎位不過執戟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言不純
師行不純德

上官千百五十

姓纂楚王子蘭為上官邑大夫因氏焉

唐上官儀字游韶陜州人工文詞涉貫墳典貞觀初擢進士第遷秘書郎太宗每屬文遣儀視稿高宗即位進西臺侍郎時以雍州司士參軍韋絢為殿中侍御史或疑非遷儀曰此野人語耳御史供奉赤墀下接武夔龍遷羽鵷鷺豈雍州判佐比乎時以為清言尤工詩人多效之謂之上官體

百里　十百五一

姓纂秦大夫百里奚其先虞人家於百里因氏焉

史記秦繆公即位虞大夫百里奚爲繆公夫人媵於秦亡秦走宛楚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請以五羖羊皮贖之孟子曰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與此言異是時百里奚年已七十餘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繆公大說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　孟子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

以要秦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知也時舉於秦知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　孟子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繆公用之而霸

百里孟明名視秦大夫百里奚之子也　晉饑乞糴於秦秦伯謂百里與諸乎對曰救災卹鄰道也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

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　君子謂孟明之

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

西門　千百五二

姓纂鄭大夫居西門因氏焉列子有西門子魏文侯

時西門豹為鄴令

西門豹為鄴令鄴之三老常歲為河伯娶得巫行視人

家女好者云是當為河伯婦即娉取洗沐為治齋宮

河上張絳帷女居其中浮之河中數十里乃没人多

持女遠逃俗言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溺其人民豹曰至期幸來告吾亦往送女至時豹往會之河上三老父老皆會其巫老女從弟子女十人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豹曰是女不好煩大巫嫗爲入報河伯待更求好女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之河中凡三弟子豹曰巫嫗弟子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

筆磬折嚮河立待良久曰巫三老不来奈之何復欲使廷掾及豪長者趣之皆叩頭血流久之罷去鄴之吏民大驚恐自後不復敢言

吾丘千百五三

姓纂吕氏春秋中山有力者吾丘象

前漢吾丘壽王字贑趙人拜東郡都尉不復置太守多盜賊詔賜璽書曰子在朕前之時知畧輻奏以為天下少雙海内寡二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

重職事並廢盜賊從橫甚不稱在前時何也壽王因
言其狀後徵為光祿大夫侍中　議汾陰鼎為漢寶

由吾千百五四

姓纂由余之後仕吳子孫入越因號由吾氏
北史藝術由吾道榮少為道士遊燕趙間聞晉陽有人
大明法術乃尋訪之　道家符水禁呪陰陽歷數天
文藥性無不通解　後隱於琅邪山辟穀餌松朮求
長生之祕

毋將 千百五五

見姓苑

前漢毋將隆字君房為諫大夫成帝末奏封事請徵定陶王竟立為太子隆遷冀州牧

主父 千百五六

姓纂趙武靈王號主父支孫因以為氏

史記主父偃齊臨淄人也學長短縱横之術晚乃學易

春秋百家言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天子謂曰公安在

何相見之晩乃拜為郎中數見上疏言事詔拜為謁者一歲中四遷　或說偃太横偃曰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

索盧千百五七

姓纂呂氏春秋禽滑釐門人索盧參

後漢獨行索盧放字君陽以尚書教授千餘人　初署郡掾太守有事當斬放顧以身代使者義而赦之由是顯名　光武徵為洛陽令政有能名　徙諫議大

夫數納忠言　後以疾徵不起使人輿之見於南宮

雲臺賜穀二千斛

樗里千百五八

姓纂秦丞相樗里子因氏焉

史記樗里子名疾秦惠王異母弟　滑稽多智秦人號

曰智囊　武王立以為丞相

成公千百五九

姓纂衛成公之後以謚為氏

晉成公簡字宗舒家世二千石性清素不求榮利潛心
味道罔有干其志者官至散騎常侍
文兆成公綏字子安少有俊才詞賦甚麗　時有孝烏
每集其廬作賦美之　雅好音律嘗當暑承風而嘯
泠然成曲因為嘯賦　張華每見其文嘆服以為絕
倫　徵為博士
胡母千百六十
胡母
姓纂齊宣王母弟封母鄉遠本胡公因曰胡母氏

晉胡母輔之字彦國少擅高名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絶為後進領袖　守繁昌令節酒自厲甚有能名

高堂千百六一

風俗通齊卿高敬仲食采於高堂因氏焉

魏志高堂隆字升平魯高堂生後也　為散騎常侍學業修明志存匡居因變陳戒發於懇誠　及没明帝曰天不欲成吾事高堂生舍我亡也

閭人千百六二

風俗通少正卯魯之聞人其後遂以聞人爲氏漢有太

子舍人聞人通漢沛人治后氏禮

老萊千百六三

老萊子楚賢人著書

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卷五十七

名賢氏族言行類稾卷五十八

宋 章定 撰

公孫 千百六四

姓纂黄帝姓公孫子孫因以爲氏

左傳公孫枝字子桑秦大夫也穆公之用百里孟明也

子桑之舉也君子以爲能舉善

公孫嬰齊字聲伯魯大夫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

食聲伯夢涉洹或與巳瓊瑰

子產鄭卿公孫僑也一字子美氏曰國父公子癸字子國鄭伯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子產辭　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以為少　不可子皮以為忠　子產不毀鄉校　古之遺愛

子羽鄭行人公孫揮善辭令

史記公孫龍字子石楚人孔子弟子善為堅白同異之辯

公孫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少好學刑名之事入秦見孝公三見而說以霸道公與語不自知膝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　行徙木之令　號為商君

公孫敖義渠人以郎事武帝為驃騎將軍封合騎侯凡四為將軍

公孫弘齊菑川國薛縣人也字季學春秋雜說　養後母孝謹　武帝詔徵文學弘至太常對策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入見狀貌甚麗拜為博士

習文法吏事又緣飾以儒術　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
詐而無情實　為布被食不重肉　故人所善賓客
仰衣食奉禄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士亦以此賢之
為御史大夫位丞相封平津侯　子度為山陽太守起
徒步至丞相開東閣延賢人與參謀議
公孫賀字子叔北地義渠人為車騎將軍後拜丞相不
受印綬頓首涕泣曰臣本邊鄙以鞍馬騎射為官材
誠不任宰相

後漢公孫述字子陽　佩戟而見馬援　井底蛙妄自

尊大

晉隱逸公孫鳳字子鸞隱於昌黎之九城山谷　彈琴

吟詠陶然自得

公孫永字子陽隱於平郭南山吟詠巖間欣然自得年

踰九十操尚不虧謚曰崇虛先生

南史孝義公孫僧遠居父喪至孝事母甚謹年饑減食

以養母齊高帝詔表門閭蠲租稅

北史公孫表字元上韓非書二十卷道武稱善

公孫元慶爲武牢鎮將

循吏公孫景茂字元蔚在魏察孝廉射策甲科遷太常

博士時稱爲書庫

叔孫 千百六五

姓纂魯桓公子叔牙生玆號叔孫氏

左傳叔孫得臣魯卿莊叔也　叔孫僑如曰宣伯

前漢叔孫通薛人與弟子共起朝儀爲綿蕞野外習之

拜為奉常　因進諸弟子帝悉以為郎諸生喜曰
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　叔孫通舍枹鼓而立一王
之儀遇其時也
北史叔孫建少以智勇著稱道武時為外朝大夫參軍
國之謀威名南震除平原鎮大將　容貌清整號曰
嚴明魏初名將鮮有及之
士孫千百六六
漢書平陵士孫張為博士揚州牧明梁丘易

後漢士孫瑞王允誅董卓士孫瑞歸功不侯司馬温公稱之

王孫 千百六七

姓纂周有王孫滿項王孫也衛有王孫賈

王孫滿周大夫王使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

長孫 千百六八

姓纂後魏獻帝拓拔與隣七分國人兄弟各統領之

第三兄拔拔氏孝文帝以拔拔皇枝之長改為長孫氏

北史長孫嵩代人道武以為南部大人累著軍功歷侍中司徒相州刺史所在著稱　鑾駕征伐嵩以元老留鎮京師坐朝堂平斷刑獄　五世孫儉仕周知名方正有操行雖在私室終日儼然性不妄交非其同志雖貴遊造門亦不與相見周文謂左右曰此人閒雅孤潔每與語常肅然畏敬恐有所失後拜柱國朝

議以儉操行清白勳績隆重乃下詔褒美賜以雜綵粟麥以彰其美　儉子平字處均奏立義倉歷許貝二州俱有善政

長孫道生身為三司而衣不華飾食不兼味一熊皮鄣泥數十年不易　與從父嵩俱為三公當世以為榮

長孫晟字季晟善彈工射趫捷過人　一箭貫雙鵰突厥之内大畏之聞其弓聲謂為霹靂見其走馬稱為閃電　從弟紹遠字師寬容有大度雅好墳籍聰

慧過人周文每謂羣臣曰長孫公任使處令人無反顧憂

唐長孫無忌字輔機從秦王征討有功　太子建成毒王王病舉府危駭王遣無忌陰召房杜定計討難平之即位遷吏部尚書以功第一封齊國公　頡利可汗已盟而政亂諸將請討之計猶豫無忌曰今我戢兵待夷狄至乃可擊卒取突厥太宗曰豈不以兼文武兩器朕故相之朕得公遂定天下公其無讓　帝

又思與共艱難賴無忌以免作威鳳賦以賜且况其功　帝欲功臣世襲刺史貞觀十一年詔無忌等十四人　太子承乾廢欲立晉王未決羣臣已罷獨留無忌對曰王以仁孝聞天下久矣固無異辭有如不同臣負陛下百死於是遂定　帝嘗從容評之曰無忌應對機敏善避嫌求於古人未有其比初無忌與遂良悉心奉國以天下安危自任故永徽之政有貞觀風

長孫順德無忌子素為高祖親厚太宗時為左驍衛大
將軍

長孫敞字休明無忌從父兄

長孫操字元節無忌從父弟有學術高祖辟署相國府
金曹參軍後齊揚益三州刺史課皆最下詔褒揚

哥舒 千百六九

姓纂突騎施本號西突厥首領有哥舒部因氏焉

唐哥舒翰其先蓋突騎施酋長世居安西家富於財任

俠重然諾事王忠嗣署衙將翰能讀春秋漢書通大義疏財多施予故士歸心　吐蕃盜邊翰持半段槍迎擊所向輒披靡名蓋軍中擢河源軍使會王忠嗣被罪帝召翰入朝極言忠嗣之枉朝廷稱其義踰年築神威軍青海上吐蕃攻破之更築於龍駒島翰相其川原宜畜牧謫罪人二千戍之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　天寶八載詔攻吐蕃石堡城三日而下進封西平郡王　禄山之入洛陽上以翰守潼關會有告

崔乾祐在陜兵不滿四千皆羸弱無備上遣使趣翰
進兵復陜洛翰奏曰禄山久習用兵今始為逆豈肯
無備是必羸師以誘我若往正墮其計且賊遠來利
在速戰官軍據險以阨之利在堅守況賊殘虐失衆
兵勢日蹙將有内變因而乗之可不戰擒也要在成
功何必務速請且待之郭子儀李光弼亦上言請引
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質賊黨妻子以招之賊必内
潰潼關大軍惟應固守以弊之不可輕出上不從遣

中使趣翰項背相望翰不得已撫膺慟哭引兵出闗

遂敗

達奚千百七十

姓纂後魏獻帝第五弟之後為十姓遠祖長寧公覃生司空斤亦單姓奚氏與於婁賀劉尉為北人八族

北史達奚武字成興少倜儻好馳射遷雍州刺史經畧漢川自劒門以北悉平振旅還京師

達奚長儒字富仁少懐節操膽烈過人性至孝丁毋憂

殆將滅性　起為夏州總管匈奴憚之不敢窺塞
轉荆州總管文帝曰江陵國之南門今以委卿朕無
慮也

万俟　千百七一

姓纂後魏獻帝季弟之後為十姓官氏志稱万俟氏
中間失譜

北史万俟普字普撥其先匈奴之別也雄果有武力歸
魏遷第二鎮人酋長　歸齊神武位太尉　子洛字

受洛干隨孝武入關除左僕射慷慨有氣節勇鋭冠世

賀拔千百七二

與後魏同出陰山代為酋長北人謂地為拔謂其總有其地土人相賀因以為氏焉

拓跋千百七三

後魏書云黄帝子昌意之後受封北土黄帝土德王北人以土為拓后受為拔故號拓后拔氏後從省為拓拔孝文帝遷都洛陽改為元氏

沮渠千百七四

本臨松盧水胡人其先為匈奴官號沮渠因氏焉

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卷五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卷五十九

宋 章定 撰

慕容 千百七五

姓纂高辛少子居東北夷後徙遼西號鮮卑國於昌黎棘成至涉歸為鮮卑單于自云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或云以冠步摇音訛為慕容氏

晉載記慕容廆世居北夷號曰東胡曾祖莫護跋好冠

步搖冠諸部因呼之為步搖　元帝拜廆為車騎將軍大單于封遼東郡公

慕容皝字元真廆第三子

慕容恪字玄恭皝第四子為將不尚威嚴專以恩信御物後為太宰

慕容垂傾囊底智足以破之

北史慕容白曜少敦直給事宮中稍遷北部尚書　後為征南大將軍一旬拔四城威震齊土

慕容紹宗深為髙祖所知髙祖以之平侯景景甚畏伏
之
宋朝慕容延釗字化龍太原人也父章開州刺史延釗
少以勇敢聞漢髙祖之起也周太祖為其佐命以延
釗隷帳下世宗即位領溪州刺史髙平之戰以功遷
團練使拜睦州防禦使從世宗征淮南為殿前都虞
候與宋延偓大破其軍淮南平徙鎮鎮寧為殿前副
都點檢太祖受禪延釗時握重兵屯真定太祖諭

旨聽以便宜從事延釗與韓令坤率所部兵巡邊

一方以安太祖深嘉之加殿前都點檢同中書門

下三品以其父名章不曰平章事也

賀若千百七十六

姓纂代居玄朔隨魏南遷北俗謂忠貞為賀若因以

為氏孝文時代人咸改單姓唯賀若氏不改

北史賀若敦其先居漠北世為部落大人曽祖貸入魏

為都官尚書　侯瑱將兵逼湘州賀若敦將步騎救

渡江深入軍於湘州會秋水泛溢敦糧援斷絶分軍抄掠以供資費敦恐瑱知其糧少乃於營内多為土聚覆之以米召旁村人陽有訪問隨即遣之瑱聞之信以為實敦又增修營壘造廬舍為久留之計湘羅之間遂廢農業瑱等無如之何先是土人每乗輕船載米粟雞鴨以餉瑱軍敦患之乃偽為上人裝船伏甲士於中瑱軍人望見謂餉船之至逆來争取敦甲士出而擒之又敦軍數有叛人乗馬投瑱者敦乃别

取一馬牽以趣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馬畏船不上然後伏兵於江岸使人乗畏船馬以招瑱軍詐云投附瑱遣兵迎投競来牽馬馬既畏船不上伏兵發盡殺之此後實有餽餉及亡降者瑱猶謂之詐並拒擊之相持日久乃歛兵百里之外聽敦歸北　子弼字輔伯少有大志博涉書記有重名　隋文帝時以文武才幹拜吴州總管　嘗遺源雄詩文曰勿使麒麟上無我二人名乃獻取陳十策上稱善

賜以寶刀　後尅定三吴拜大將軍　後坐事下獄

上數之曰公有三太猛　敦弟誼剛果有幹略隋以

突厥為邊患誼素有威名拜靈州刺史甚為北夷所

憚

賀婁千百七七

姓纂代人本居漢北以國為氏孝文攺為婁氏

北史賀婁子幹字萬壽少以驍武知名在隋策授上大

將軍　文帝以子幹習邊事授榆關總管甚為虜所

憚乃下書曰自公守北門風塵不警　兄詮亦有才器位銀青光祿大夫

斛斯千百七八

姓纂其先居廣牧代襲莫弗大人號斛斯部因氏焉

北史斛斯椿字法壽其先世為莫弗大人入關孝武拜尚書令　子徵字士亮博涉羣書尤精三禮魏孝武時雅樂廢缺徵稽諸典故創新改舊樂始備焉周武帝以徵經有師法詔授皇諸子呼為夫子儒者榮之

斛律千百七十九

姓纂代人代代為部落統帥號斛律部因爲氏焉

北史斛律金魏除為第二領人酋長秋朝京師春還部落號曰鴈臣神武悚匡復金賛成大謀後為肆州刺史進遷左丞相文宣曰公元勲佐命父子忠誠朕當結以婚姻永為藩衛　子孫皆封侯貴達　子光字明月聲震關西

豆盧千百八十

姓纂本姓慕容燕主廆弟西平王慕容運孫北地王精入後魏北人謂歸義爲豆盧道武因賜姓豆盧氏

北史豆盧寧字永安少驍果有志氣美姿容善騎射從周文禽竇泰復弘農破沙苑除衛大將軍　子勣字定東拜渭州刺史甚有惠政大致祥瑞　高武隴由來之水勣馬足所踐忽飛泉涌出又有白鳥翔止廳前乳子謡曰我有丹陽山出玉漿濟我人兮神烏來翔　子毓字道生以征突厥功授儀同三司

唐豆盧欽望雍州人魏太和詔去豆著姓盧欽望居宰相十餘年方易之三思等怙勢獨謹身諄諄自全

豆盧瑑僖宗時同崔沆並同平章事時宰相有好施者常使人以布囊貯錢隨行施丐者每出襤褸盈路有朝士以書規之曰今百姓疲弊寇盜充斥相公宜舉賢任能紀綱庶務使萬物各得其所則家給人足自無貧者何必如此行小惠乎宰相大怒

庫狄千百八一

姓慕鮮卑段匹磾之後避難改姓庫狄居代後遷中

夏

北史庫狄迴洛代人少有武力初事尒朱兆神武舉兵

擁衆来歸累遷夏州刺史

庫狄盛字安盛少有武用從神武征伐遷幽州刺史

庫狄干鯁直少言有武藝為定州刺史清約自居不為

吏人所患　威望之重為諸將所伏　孫士文隋初

拜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餽遺家無餘財　親故絶

迹慶弔不通法令嚴肅吏人股戰道不拾遺　上賜
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士文獨口銜絹一匹　至州
發摘姦諂尺布斗粟之贓無所寬貸　時司馬韋焜
清河令趙達並苛刻唯長史有惠政語曰刺史羅刹
政司馬蝮蛇瞋長史含笑判清河生喫人上聞曰士
文暴過其祖竟坐免
庫狄峙仕魏位高陽郡守政存仁恕百姓悅之拜中書
舍人參掌機密以恭謹見稱

若干 千百八二

姓纂出自北代以國為氏

北史若干惠字惠保代武川人以國為姓後翊戴周文拜直閤將軍從禽竇泰復弘農破沙苑每先登陷陣加儀同三司剛質有勇力善於撫御將士莫不懷恩事母以孝聞 子鳳字達摩有識度尚周文女位儀同三司

禿髮 千百八三

姓纂西河鮮卑也與後魏同出聖武帝詰汾長子疋孤神元時率其部衆徙河西六代孫樹機能盡有凉州之地

唐禿髮傉檀韋宗歎之曰奇才英器不必華夏明知敏識不必讀書吾乃今知九州之外五經之來復自有人也

黒齒 千百八四

姓纂百濟西部人也

唐黒齒常之百濟人長七尺餘驍毅有謀畧吐蕃使贊
馬婆等入寇拜河源道經畧大使達言乃斥地置烽
七十所墾田五千頃由是食衍士精卒破之獲牛馬
甲不貲詔書勞賜凡莅軍七年吐蕃慴畏不敢盜邊
封燕國公
乞伏千百八五
姓纂乞伏國仁本鮮卑乞伏部首帥也晉孝武時僭
號西秦王大單于

北史乞伏慧字令和鮮卑人少慷慨有大節在隋遷凉州總管嚴警烽燧遠為斥候虜竟不入境

乞伏保高車部人見孝行傳

侯莫陳 千百八六

姓纂其先後魏别郡居庫斛真水周書云武川人代為渠帥隨魏南遷號侯莫陳

北史侯莫陳悦代人也好田獵便騎射 普泰中除秦州刺史

侯莫陳相從神武起兵破四胡於韓陵進爵白水王
侯莫陳崇字尚樂從周文帝禽竇泰復弘農破沙苑戰河橋累戰皆有功進柱國大將軍　子穎字遵道少有器量為時輩所推　在程州有恵政為南方所信伏焉　拜邢州刺史政為第一　遷瀛州刺史百姓立碑頌其清徳　崇兄順位驃騎大將軍

阿史那　千百八七

姓纂夏氏之胄居㷭年山北人呼為突厥窟歴魏晉

十代為君長後屬蠕蠕阿史那最為首領後周末遂滅蠕蠕霸强北土蓋百餘年至處羅蘇尼失等歸化號阿史那開元改為史氏

唐阿史那忠字義節性謹厚居父喪哀慕過人擢右驍衛大將軍宿衛四十八年無纖隙人比之金日磾

莫多婁千百八八

姓纂代人隨後魏遷洛陽

北史莫多婁貸文驍果有膽氣從神武起兵除車騎大

將軍　子敬顯少以武力見知

可朱渾　千百八九

自出代北又居懐朔隨魏南遷

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卷五十九

名賢氏族言行類稾卷六十

宋 章定 撰

拾遺 千百九十

齊使田文聘楚楚王遺之象林登徒直送之不欲行許實劒於公孫戍諫孟嘗君毋受公孫戍趨出孟嘗君召而反之曰子何足之高志之揚也戍以實對孟嘗君乃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實於

外者疾入諫司馬温公稱之
漢樊英少有學行名著海内隱於壺山之陽州郡前後禮請不應公卿舉賢良方正有道皆不行安帝策書徵之不赴是歲帝復備禮徵英英固辭疾篤王逸素與英善因與其書多引古譬諭勸使就聘英順逸議而至及後應對無奇謀深策談者以為失望河南張楷與英俱徵謂英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斯民也而子始且以不訾之

身怒萬乘之主及其饗受爵禄又不聞匡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司馬温公曰古之君子有道德足以尊主智能足以庇民被褐懷玉深藏不市則王者當盡禮以致之屈體以下之虛心以訪之克己以從之然後能利澤施於四表功烈格於上下蓋取其道不取其人務其實不務其名也其或禮備而不至意勤而不起則姑内自循省而不敢彊致其人曰豈吾德之薄而不足慕乎政之亂而不可輔乎羣小在朝而不

敢進乎誠心不至而憂其言之不用乎何賢者之不我從也苟其德已厚矣政已治矣羣小遠矣誠心至矣彼將叩關以自售又安有勤求而不至者哉若乃孝弟著於家庭行誼隆於鄉曲利不苟取仕不苟進潔已安分優游卒歲雖不足以尊主庇民是亦清修之吉士也王者當褒優安養俾遂其志若孝昭之待韓福光武之遇周黨以勵廉耻美風俗斯亦可矣固不當如范升之詆毀又不可如張楷之責望也至於

飾修以邀譽釣奇以驚俗不食君祿而爭屠沽之利不受小官而規卿相之位名與實反心與迹違斯乃華士少正卯之流其得免於聖王之誅幸矣尚何聘召之有哉

北史韋世康為荆州總管常有止足之志謂子弟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休

唐裴行儉有知人之鑒初為吏部侍郎王勮蘇味道皆未知名行儉一見謂之曰二君後當掌銓衡僕有弱

息顧以為託是時勵弟勃與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皆以文章有盛名李敬玄尤重之以為必顯達行儉曰士之致遠者當先器識而後才藝勃等雖有文華而浮躁淺露豈饗爵祿之器耶楊子稍沈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幸矣既而勃渡海墮水炯終於盈川令照鄰惡疾不愈赴水死賓王反誅勵味道皆典選如行儉言

姚崇嘗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盧懷慎不能決惶恐入

謝於上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耳
崇既出須臾裁次倶盡顧謂紫微舍人齊澣曰余為
相何如管晏澣曰管晏之法雖不能施於後猶能沒
身公所為法隨復更之似不及也崇曰然則竟如何
澣曰公可謂救時之相耳崇喜投筆曰救時之相豈
易得乎

韓休數與蕭嵩爭論上前面折嵩短上頗不悦嵩因乞
骸骨上曰朕未厭卿卿何為遽去對曰臣蒙厚恩待

罪宰相富貴已極及陛下未厭臣故臣得從容引去若已厭臣臣首領且不保安能自遂

孫樵上言百姓男耕女織不自温飽而羣僧安坐華屋美衣精饌率以十戶不能養一僧武宗憤其然髮十七萬僧是天下百七十萬戶始得蘇息也陛下即位以來修復廢寺天下斧斤之聲至今不絕度僧幾復其舊矣陛下縱不能如武宗除積獘奈何興之於已廢乎願早降明詔僧未復者勿復寺未修者勿修庶

幾百姓猶得以息肩

顏真卿東坡先生曰古之任人無内外輕重之異故雖漢宣之急賢蕭望之之得君猶更出治民然後大用非獨以歷試人材亦所以維持四方均内外勢也唐開元天寶間重内輕外當時公卿名臣非以罪責不出守郡雖藩鎮帥守自以為不如寺監之寮佐故郡縣多不得人祿山之亂河北二十四郡一朝降賊獨有一顏真卿而明皇初不識也此重内輕外之獘不

可不爲鑒

唐李夷簡彈楊憑貶臨賀尉親友無敢送者櫟陽尉徐晦獨至藍田與別太常卿權德輿素與晦善謂之曰君送楊臨賀誠爲厚矣毋乃爲累乎對曰晦自布衣蒙楊公知奬今日遠謫豈得不與之別借如明公它日爲讒人所逐晦敢自同路人乎德輿嗟歎稱之於朝後數日李夷簡奏爲監察御史晦謝曰晦平生未甞得望公顏色公何從而取之夷簡曰君不負楊臨

賀肯負國乎　惠州圖經曰君子素行乎患難能困其身而不能殞其名方東坡先生自英之惠自應之儋小人挫之惟恐不深而先生氣不少屈筆力益放無一毫不滿之意介於胸次孟子所謂浩然之氣充塞於天地之間先生一人而已　定頃度大庾嶺讀先生之詩有曰當日無人送臨賀至今有廟祀潮州令黃岡之雪堂惠州之白鶴故居昌化之草堂皆以先生為重過者雖野夫蠻蜑莫不起敬彼小人者

姓名今復安在哉誌此世當有知者
周墀為義成節度使辟韋澳為判官及為相謂澳曰力
小任重何以相助澳曰願相公無權墀愕然不知所
謂澳曰官賞刑罰與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已之愛憎
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權之有墀深然之
崔安潛治蜀不詰盜人怪之安潛曰盜非所由通容則
不能為令窮覈則應坐者衆搜捕則徒為煩擾乃出
庫錢千五百緡分置三市置牓其上曰有能告捕一

盜賞錢五百緡盜不能獨為必有侶侶者告捕釋其
罪賞同平人未幾有捕盜而至者盜不服曰汝與我
同為盜十七年贓皆平分汝安能捕我與汝同死耳
安潛曰汝既知吾有牓何不捕彼以來則彼應死汝
受賞矣汝既為所先死復何辭立命給捕者錢使盜
視之於是刑盜於市并滅其家於是諸盜與侶互相
疑無地容足夜不及旦散逃出境境內遂無一人為
盜安潛以蜀兵怯弱奏遣大將齎牒詣陳許諸州募

壯士與蜀人相雜訓練用之得三千人分為三軍戴
黃帽號黃頭軍又奏乞洪州弩手教蜀人用弩走凡
而射之選得千人號神機弩營蜀兵由是浸彊
南唐柴再用救東洲方戰舟壞長稍浮之僅而得濟家
人為之飯僧千人再用悉取其食以犒部兵曰士卒
濟我僧何力焉
徐温母周氏將吏致祭為偶人高數尺衣以羅錦温曰
凡此皆出民力祭何施於此而焚之宜解以衣貧者

馮道司馬溫公曰道之為相歷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視過客朝為仇敵暮為君臣易面變辭曾無愧怍大節如此雖有小善庸足稱乎君子有殺身成仁無求生害仁豈專以全身遠害為賢哉

唐六臣張文蔚等六一居士曰嗚呼始為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真可謂不仁之人哉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羣臣稱魏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名姓以夸耀於世又讀梁實録見文蔚等所

為如此未嘗不為之流涕也夫以國予人而自夸耀反逐祖之此非小人孰能為也漢唐之末舉其朝皆小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哉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天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人之

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説夫為君子者故常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徧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唯指以為朋黨耳故其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宦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唯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

相稱譽必相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必相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則人主之耳不聞有善於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小人日進則為人主者悵悵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説也一君子存羣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為惟恐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為則漢魏唐梁之際是也故曰可奪

國而予人者由於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

留從效仕閩為泉州指揮使連重遇殺王延羲立朱文進以黄紹頗為泉州刺史從效與其黨謀復王氏募敢死士陳洪進等夜踰城入刼庫兵擒紹頗斬之請王繼勲為刺史南唐攻陷建州從效執繼勲送於金陵李璟建泉州為清源軍授從效節度漳泉等州觀察使從效性勤儉知人疾苦好賓客談論古今常衣

布素置公服於中門側出則衣之累封鄂國公至國初上表稱藩遣使假道吴越入貢獻太祖厚賜之卒贈太尉靈州都督從效無子以兄從願之子紹錤紹鎡為子　從效六世孫正字仲至遊學於惠州守窮無慍色力學自克不事表暴邦人敬而愛之處士徐構賓能觀人逆知其必貴妻以女因家焉繇鄉貢擢紹興三十年進士第授陽春尉敗秩授清海軍簽判帥龔茂良薦其材於朝知循州將行右丞相虞允文

與語以卿相器期之言於朝孝宗錫對契合留中不
三歲超遷至禮部尚書歷會稽章貢豫章全蜀四郡
召還入西府以玉冊拜進少保封衛國公子恭丙端
皆為尚書郎孫元英工部侍郎元剛起居舍人
宋朝余靖任諫官日上言朝廷畜養賢俊當如民家收
積財貨平時先有營度至急乃得其用伏自去年以
來陝西舉知州始用杜杞三司擇判官則又用杞京
西多盜賊則又用杞今茲蠻人作叛則又用杞皆席

未暇暖而即移之是使杜杞有奔命之勞朝廷有乏
賢之歎如斯事體良亦可惜臣親見杜杞言京西之
政始有端緒而未盡施設今遽捨去不成績效此屢
易官之患也伏惟廟堂之上當思天下有多少賢才
可與共了天下事者廣爲詢訪預作處置某人可了
某職某人可當某路一旦緩急用之如指諸掌此乃
是廟堂之策當有素定者也今二年之内講求賢俊
只知有一杜杞何觀聽之不廣示天下之狹也設使

別路更有賊盜則將又移杜杞毋乃取笑四方乎每
見大臣謀事當平居無事時優游暇逸如不足憂者
及一隅有警則倉惶移易如素不經心者然去年冬
兩府大臣共選諸路轉運使田瑜為廣西轉運使梁
戴為判官必謂才能出人合蠻徼纔動未見瑜等何
如處置有甚利早已疑之此擇人之術不自信矣始
若不知則不如易用只如近差王絲往湖南安撫待
其奏報不中事節乃知其人不可委仕知人不明為

害不細伏望陛下勅諭兩府大臣廣思博採天下
賢才以應萬務無使臨事倉卒有乏才之歎則社稷
之福古人有言曰霸王之主終不採將於往賢求用
於後哲自是識拔不明求之不至不可厚誣四海也
見長編

馮躬厚崇寧四年京師西木場火燔京城防守具以鉅
億計辟廱録馮躬厚窑語所親曰昔晉元康五年武
庫火其後元海起平陽卒入河洛遂亂華夏唐天寶

十載武庫災後祿山以范陽叛卒入關陝兩河遂為盜區今玆火燔城守械器其兆大同可憂也此據馮躬厚行狀躬厚南劒州人蔡京甥也

徐詡字元美建之浦城人散翁徐彭年之子也紹興間第進士嘗監榷貨務參政李彥頴薦之名見上稱之曰知𥘉進退不事請謁即日除監察御史出憲廣西移湖北成都利路又改成都轉運知遂寧府除直徽猷閣移温陵道改漕江東以卒所至之政必先學校

嘗捐公錢七千餘緡市田一百六十畝以廪成都之府學且篤於宗親周卹中表葬死者之無歸營孤女之未嫁唯嗜學尤邃於經熟於左氏春秋資治通鑑有詩文奏議經解八千卷號曰東野居士集子逵前為司農寺簿誠齋楊萬里銘其墓曰頎頎徐公軍杭而逆風曰予其通方輪而九曲曰予其速惟金玉爾身皭然不塵以對於古人

陳堯臣婺州人善丹青精人倫宣和間嘗以畫學正擢

水部郎假尚書使遼繪天祚像以歸并圖道中所歷
山川險易以上上大喜除右司諫繼遷侍御史焉
此揮麈録所載與長編小異
李成字咸熙營丘人也五代末以詩酒遊公卿間善摹
寫山川至得意處殆非筆墨所成人欲求者先為置
酒酒酣落筆煙雲萬狀世傳以為實子覺仕太宗時
歷國子博士覺子宥仕至諫議大夫知制誥
唐郇王禕十二世孫濤為五代漢相本朝以兵部尚書

莒國公致仕至子承休　承休子仲容爲戸侍仲實
贈宮保至三子景圭景山景亮　景山子昭玘字成
季元祐間爲右史自號樂静居士成季與猶子漢老
皆居温陵漢老子紀生子聞是戸部侍郎秦少游爲
李公撰行狀云逺祖濤少仕湖南一子留江南公其
裔孫也所以今爲南康人世號山房李氏濤之弟潮
仕石晉爲内相後仕契丹亦顯漢老弟唐老建炎初
守越亦隨烏珠北去仕宦有聲

南渡高宗中興之初蜀中有大族犯御名之嫌者而遊宦參差不齊倉卒之間各易其姓仍其字而更其音者勾濤是也加金字者鈎光祖是也加絲字者約紡是也加草頭者茍諶是也改為句者句思是也增而為勾龍者如淵是也緜是析為數家累世之後昏姻將不復別文潞公自云敬暉之後以在國初不習祖諱而改今有茍氏子孫與文氏所云相同盖本一

族

李定字仲求洪州人晏元獻公之甥欲預賽神會而蘇子美以其俗子拒之致興大獄梅聖俞謂一客不得食覆鬲傷衆賓者也其孫即俞老彭以詩名列江西派中又李定字資深揚州人元豐御史中丞其孫方叔正民兄弟皆顯名一時又李定嘉祐治平以來以風采聞嘗遍歷天下諸路計度轉運使官制未行老於正卿乃敦老如岡之祖蓋濟南人也同姓名者凡三人世亦多指而為一不可不辨李豸陽翟人東坡先生門下士亦字

方叔兩方叔俱以文鳴廣陵君云李資深墓碑呂惠卿撰蔡卞

書章子厚篆蓋

韓持國宋元憲薦賜第入館嘉祐中與司馬文正呂正獻王荊公號爲四友元祐初爲政府後坐棄地入黨籍謫居均州遇赦復官以朝議大夫致仕年八十四以卒元龍元吉即其後也

李邯鄲命諸子名世人難曉後見孫長文云邯鄲之長子壽朋取三壽作朋之義次子復圭本三復白圭幼

子德㓕以三德莅㓕其措如此宜乎人所不解也
林仲平際仁宗朝耆儒也二子希旦邵顔早擅克家之
業仲平没有二幼子尚在襁褓未名旣長兩兄逌析
其名示不忘父訓曰希曰旦邵曰顔後皆為聞人
靖康中蔡元長父子旣敗言者攻之發其姦惡不遺餘
力李泰發時為侍御史獨不露章且勸勿為太甚坐
是責監汀州酒税謝表云當垂涕止彎弓之射人以
為狂然臨危多下石之徒臣則不敢士大夫多稱之

右九事見之揮麈録　李泰發參政未見傳揮麈

所載止此一事

昌黎諸序

送陸參

陸君之道行乎朝廷則天下望其賜刺一州則專而

不能或謂先一州而後天下豈吾君與吾相之心哉

送孟東野

物不得其平則鳴　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

送許志雍

財已竭而斂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其不去為盜也

亦幸矣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武公作歌詩以美之

有一儒生魁然其形抱琴而來歷階而升坐於罇俎之南鼓有虞氏之南風賡之以文王宣父之操優游夷愉廣厚高明追三代之遺音想舞雩之詠歎及暮而退皆充然若有所得也

送齊皥下第

吾觀於人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衆矣亦莫計其身之短長也若齊生者既不得志矣而曰我未至也不以閔於有司其不亦鮮乎哉吾用是知齊生後日誠良有司也能復古者也公無私者也知命不惑者也

送陳密

子誦其文則思其義習其儀則行其道則將謂子君子也爵祿之來也不可辭矣科寧有利不利耶

送李愿歸盤谷

東坡云文忠公言唐無文章唯送李愿歸盤谷序一篇

送牛堪登第

由是而觀之若堪之用心其至於大官也不為幸矣

送董邵南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懐抱利器鬱鬱適兹土吾知其必有合也

董生勉乎哉

贈崔復州

崔君爲復州其連帥則于公愈以爲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爲者將在於此乎

贈張童子

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

送楊儀之

知其客可以信其主者宣州也知其主可以信其客者湖南也

送何堅

何與韓同姓為近　堅歸吾將賀其見鳳而聞其鳴也

送王含

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

送孟琯

善雖不吾與吾將強而附不善雖不吾惡吾將強而拒

送陳彤

始吾見之頎然其長薫然其和吾目其貌耳其言因以得其為人及其久也果若不可及

送王塤

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今塤之所由既幾

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檝知沿而必知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裴均楊憑唱和詩序

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　鏗鏘發金石幽渺感鬼神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

送幽州李端公

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矣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平必自幽州始

送區冊

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挐舟而來升自賓階儀冠甚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況如斯人者豈易得哉

送殷侑使回鶻

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

送楊巨源

予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匹道旁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為賢與否

送權秀才

宮商相宣金石諧和寂寥乎短章舂容乎大篇

送李正字

離十三年幸而集處得燕而舉一觴相屬此天也非人力也

石洪已附本傳

溫造

韓昌黎送之序云烏公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為才於是以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相為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縻於茲不能引去資二生

以待老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懐耶

送鄭權

若嶺南帥得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冠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癘毒之患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　可謂貴而能貧為仁者不富之效也

送韓約歸治所

今天子方舉羣策以收太平之功寧使士有不盡用

之歎懐奇見而不得施設也

送鄭涵

三為屬吏經時五年觀道德於前後聽教誨於左右可謂親薰而炙之矣其高大遠密者不敢隱度論也其勤己而務博施以己之有欲人之能不知古君子何如耳

韋處厚詩序

得利則躍躍以喜不得利則戚戚以泣若不可生者

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堤以障屋霤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氷之於夏日其翫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況一不快於考功盛山一出入息之間哉讀吾侯所為詩方且以入溪谷上巖石追逐雲月不足日為事讀而詠歌之令人欲棄百事往而與之游不知其出於巴東以屬朐䏰也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張曾炳

謄録監生臣解中發